

法苑珠林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一三

開化圖書館

Kaifuw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暉撰

住持篇第二十二之餘

說聽部

如涅槃經云復次善男子若我弟子受持讀誦書寫  
演說是涅槃經莫非時說莫非國說莫不請說莫輕  
心說莫處處說莫自歎說莫輕他說莫滅佛法說莫  
熾然世法說善男子若我弟子受持是經非時而說  
乃至熾然世法說者人當輕訶而作是言若佛祕藏  
大涅槃經有威力者云何令汝非時而說乃至熾然

世法而說若持經者作如是說當知是經爲無威力  
若無威力雖復受持爲無利益緣是輕毀涅槃經故  
令無量衆生墮於地獄則是衆生惡知識也非我弟  
子是魔眷屬若爲利養五欲名聞而說經者事同貿  
易速滅正法又涅槃經云云何栴檀貿易凡木如我  
弟子爲供養故向諸白衣演說經法白衣情逸不喜  
聽聞白衣處高比丘在下兼以種種餽餼飲食而供  
給之猶不肯聽是名栴檀貿易凡木云何以金貿易  
鍤石鍤石譬色聲香味觸金譬於戒我諸弟子以色  
因緣破所受戒是名以金貿易鍤石云何以銀貿易

白鑷銀譬十善鑷譬十惡我諸弟子放捨十善行十  
惡法是名以銀貿易白鑷云何以絹貿易穠褐穠褐  
以譬無慚無愧絹譬慚愧我諸弟子放捨慚愧習無  
慚愧是名以絹貿易穠褐云何甘露貿易毒藥毒藥  
以譬種種供養甘露以譬諸無漏法我諸弟子爲利  
養故向諸白衣若自譽讚言得無漏是名甘露貿易  
毒藥又法華經云菩薩摩訶薩不親近國王王子大  
臣官長不親近諸外道梵志尼犍子等及造世俗文  
筆讚詠外書乃至田獵魚捕諸惡律儀不親近求聲  
聞人又不應於女人身取能生欲想相而爲說法亦

不樂見若入他家不與小女處女寡女等共語亦復  
不近五種不男之人以爲親友不獨入他家若有因  
緣須獨入時但一心念佛若爲女人說法不露齒笑  
不現胃臆乃至爲法猶不親厚況復餘事不樂畜年  
少弟子沙彌小兒亦不樂與同師常好坐禪於空閑  
處修攝其心又佛藏經云不淨說法有五種一者自  
言盡知佛法二者說佛經時出諸經中相違過失三  
者於諸法中心疑不信四者自以所知非他經法五  
者爲利養故爲人說法如是說者我說此人當墮地  
獄不至涅槃又云我久勤苦求是法寶而此惡人捨



置不說但以經相違語義互相是非不順正法於聖  
法中畜心自大隨意而說爲求利養若比丘說法襍  
外道義者有善比丘應從坐去若不爾者非善比丘  
亦復不名隨佛教者如是說者我說此人名爲外道  
尼乾弟子非佛弟子謂是地獄畜生餓鬼何以故身  
未證法而在高座身自不知而教人者法墮地獄又  
當來比丘好讀外經當說法時莊校文辭令衆歡樂  
惡魔爾時助惑衆人障礙善法若有貪著音聲語言  
巧飾文辭若有人好外道經者魔皆迷惑令心安隱  
又如羣盲人捨所得物欲詣大施而墮深坑我諸弟

子亦復如是捨麤衣食而逐大施求好供養以世利  
故失大智慧而墮深坑阿鼻地獄又云不淨說法得  
罪極多亦爲衆生作惡知識亦謗過去未來今佛若  
人悉奪三千大千世界衆生命不淨說法罪多於此  
何以故是人皆破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爲助  
魔事亦使衆生於百千世受諸衰惱但能作縛不能  
令解當知是人於諸衆生爲惡知識爲是妄語於大  
衆中謗毀諸佛以是因緣墮大地獄教多衆生以邪  
見事是故名爲惡邪見者又云舍利弗爾時破戒比  
丘乃至爲得一杯酒故與諸白衣演說佛法於意云

何多貪恚癡多樂讀經貪外經利行不清淨舍利弗  
若有比丘耆年有德比丘中龍有深智慧是人能信  
無所有自相空法無我無人法何以故是人樂衆  
闍襍語不樂睡眠多事不爲白衣營執事務不爲使  
命持送文書不行醫行不讀醫方不爲販賣不樂論  
說世間語言但樂欲說出世間法舍利弗我今明了  
告汝求自利已善比丘等當爾之時不應入衆乃至  
一宿唯除阿羅漢煩惱已斷及病比丘於中有緣何  
以故舍利弗當爾時人貪欲瞋恚愚癡毒盛不活怖  
畏常所逼切求利善人常應自處山林空靜乃至畢

命如野獸死又云我此真法不久住世何以故衆生  
福德善根已盡濁世在近又大集月藏經云若有衆  
生唯依讀誦欲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是人多  
喜著於世俗以世俗故尚不能調伏已心煩惱何能  
調伏他人煩惱善男子樂著讀誦求菩提者便有嫉  
妬求於名利高心自恃輕慢毀他尚不能得欲界善  
根何況能得色無色界一切善根又摩訶衍大寶嚴  
經云譬如藥師持藥遊行而自身病不能療治多聞  
之人有煩惱病亦復如是雖有多聞不制煩惱不能  
自利徒無所用譬如死人著金瓔珞多聞破戒被服

法衣受他供養亦復如是又方廣十輪經云若有衆  
生起於麤弊愚癡惡口自謂爲智乃至不離邪見爲  
求他利而生嫉妬貪著名稱自舉輕他不能守護身  
口意等心常念惡恒作是語而自稱說是大乘人亦  
教他讀誦但自讚已非毀於他以是義故讚歎大乘  
自不調伏於大乘道而欲教他修行大乘乃至云得  
人身甚難失聲聞辟支佛乘常翹惡道不欲親近諸  
有智者而唱是言作師子吼我是大乘善男子譬如  
有驢著師子皮自以爲師子有人遠見亦謂師子驢  
未鳴時無能分別既出聲已遠近皆知非實師子諸

人見者皆悉唾言此弊惡驢非師子耶乃至毀犯禁  
戒作惡行者於一切處不成法器若自說言我是大  
乘能破一切衆生煩惱塵勞大陣亦爲衆生住八正  
道入無畏城則無是處又佛藏經云過去世時有五  
比丘一名普事二名苦岸三名薩和多四名將去五  
各跋難陀是五比丘爲大衆師其普事者知佛所說  
眞實空義無所得法餘四比丘皆墮邪道倒說誘人  
普事比丘爲四部所輕無有勢力多人惡賤四惡比  
丘教諸人衆以邪見道於佛法中不相恭敬相違逆  
故以滅佛法乃至云是諸惡人滅佛正法亦與多人

大衰惱事又是惡人命終之後墮阿鼻地獄仰臥九  
百萬億歲伏臥九百萬億歲左右臥亦然於熱鐵上  
燒然焦爛是中退死更生炙地獄大炙地獄活地獄  
黑繩地獄皆如上歲數受諸苦惱於黑繩地獄死還  
生阿鼻大地獄中乃至云親近是人及善知識并諸  
檀越凡有六百四萬億人與此四師俱生俱死在大  
地獄受諸燒煮乃至云如是展轉一切受苦大劫將  
燒故在地獄又說大劫若燒是四惡人及六百四萬  
億人從此阿鼻大地獄中轉生他方在大地獄何以  
故舍利弗重罪具足其報不少在於他方無數百千

萬億那由他歲受大苦惱世界還生是四罪人及六  
百四萬億人并及餘人罪未畢者於彼命終還生此  
間大地獄中又云久久雖免地獄苦惱得生人中於  
五百世從生而盲然後得值一切相佛乃至云於彼  
佛法出家十萬億歲勤行精進如救頭然不得順忍  
況得道果又涅槃經云善星比丘誦得十二部經智  
度論云提婆達多出家學道誦得六萬法聚述曰此  
之二人皆不修方便道中真佛性觀四念處等行法  
觀察五陰無常苦空非我我所貪著我見人見衆生  
見已起大逆罪誹謗如來由斯義故此之二人生身



陷入阿鼻地獄中受無窮苦如是流例述難可盡

菩薩部

如迦葉經云爾時佛告摩訶迦葉如來不久當般涅槃迦葉白佛言世尊唯願世尊住世一劫若減一劫守護正法佛告迦葉彼愚癡人假使千佛出世種種神通說法教化彼愚癡人於彼惡欲不可令息迦葉當來末世後五百歲有諸衆生具足善根其心清淨能報佛恩守護我法迦葉白佛世尊我修少行智慧微淺如持重擔我不能堪唯有菩薩堪能荷負如斯重擔譬如有人年耆極老年百二十身瘦長病不能

起止時有一人巨富饒財齋持珍寶至病人所而語  
之言我有緣事當至他方以寶相寄爲我守護待我  
還時汝當歸我彼老病人無有子息唯獨一身彼人  
去已未久之間困至命終所寄財物悉皆散失彼人  
行還求索無所世尊聲聞之人亦復如是智慧微淺  
修行甚少又無伴侶不能久住在於世間若付正法  
不久散滅佛讚迦葉我已了知而故付汝令彼癡人  
得聞此已生於悔心爾時迦葉白佛言世尊我今更  
說第二譬喻譬如有人身力盛壯無諸患苦壽命無  
量百千萬歲生大種姓具足財寶善持淨戒有大慈

悲內懷歡喜利益多人命得安樂時有一人齋持寶  
物來至其所而語之言我有緣事當至他方以寶相  
寄當好守護若十年還若二十年還待我來時當見  
相還其人得寶藏積守護彼人行還卽便歸之世尊  
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若以法寶付諸菩薩無量千  
億那由他劫終無失壞利益無量無邊衆生不斷三  
寶世尊如是之事我不能持唯有菩薩乃能堪受世  
尊此彌勒菩薩摩訶薩俱在此會如來付之於當來  
世後五百歲法欲滅時如來所集之法悉能守護流  
演廣說何以故此彌勒菩薩於當來世當證阿耨菩

提譬如國王第一太子當爲王事如法治世彌勒菩薩亦復如是治法王位守護正法爾時佛讚迦葉如汝所說卽伸右手摩彌勒頂作如是言彌勒我付囑汝當來末世後五百歲正法滅時汝當守護三寶莫令斷絕爾時如來摩彌勒頂時於此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光明徧滿大千世界爾時地天及虛空天上至阿迦膩吒天悉皆合掌白彌勒菩薩摩訶薩言如來以法付囑聖者唯願聖者爲利一切諸天人故受此正法爾時彌勒菩薩從座而起徧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我爲利益一切衆生尚

受無量億劫之苦況復如來付我正法而當不受世  
尊我爾時受持於當來世演說如來無量阿僧祇劫  
所集阿耨菩提法彌勒菩薩說此語時三千世界六  
種震動又大集經云爾時世尊告上首彌勒及賢劫  
中一切菩薩摩訶薩言諸善男子我昔行菩薩道時  
曾於過去諸佛如來作是供養以此善根與我作於  
三菩提因我今憐愍諸衆生故以此報果分作三分  
留一分自受第二分者於我滅後與禪解脫三昧堅  
固相應聲聞令無所乏第三分者與彼破戒讀誦經  
典相應聲聞正法像法剃頭著袈裟者令無所乏彌

勒我今復以三業相應諸聲聞衆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寄付汝手勿令乏少孤獨而終及以正法像法毀破禁戒著袈裟者寄付汝手勿令彼等於諸資具乏少而終亦勿令有梅陁羅王共相惱害身心受苦我今復以彼諸施主寄付汝手我今所有器以非器爲我出家而供養者汝等亦當護持養育彌勒若於現在及未來世讀誦受持此法門者彼等當得十種清淨功德何等爲十始從身清淨故離殺生乃至離邪見是爲十種功德從是以後百千萬生常得如是十種清淨功德若有至心聽此法門者是人住

如實際得於八種清淨功德何等爲八一長壽二端  
正三富貴四名稱五常爲諸天守護六所須常無所  
乏七盡諸業障八命欲終時有十方佛及諸大衆放  
大光明照其眼目令其人見得生善處於百千萬生  
常得如是八種功德我今更復略說是人當得十三  
種清淨功德何爲十三一生死流轉終不更起顛倒  
惡見二不生五濁無佛國土三常得見佛四常聞正  
法五常得供養衆僧六值善知識七常與六波羅蜜  
相應八不墮小乘九常以大慈大悲大方便力成熟  
衆生十常發勝願十一乃至菩提而常不離如上等

法十二速能滿足六波羅蜜十三於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而成正覺若有受持書寫讀誦爲他解說如  
說修行此月藏法門者所得功德如前所說又大集  
經云爾時無勝意童子白佛言世尊他方佛土所有  
人民常作是言娑婆世界襍穢然我今者常見清淨  
佛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又此世界諸菩薩等或作  
種種天人畜生之像遊閻浮提教化如是種類衆生  
若爲人天調伏衆生是不爲難若爲畜生調伏衆生  
是乃爲難閻浮提外東方海中有瑠璃山名之爲湖  
具種種寶其山有窟名種種色是昔菩薩所住之處



有一毒蛇在中而住修聲聞慈復有一窟名曰無死  
亦是菩薩昔所住處中有一馬修聲聞慈復有一窟  
名曰善住處亦是菩薩昔所住處中有一羊修聲聞  
慈其山樹神名曰無勝有羅刹女名曰善行各有五  
百眷屬圍遶是二女人常共供養如是三獸閻浮提  
外南方海中有玻瓈山其山有窟名曰上色亦是菩  
薩昔所住處有一獼猴修聲聞慈復有一窟名曰誓  
願亦是菩薩昔所住處中有一雞修聲聞慈復有一  
窟名曰法牀亦是菩薩昔所住處中有一犬修聲聞  
慈中有火神有羅刹女名曰眼見各有五百眷屬圍

遶是二女人常供養是三鳥獸閻浮提外西方海中  
有一銀山名曰菩提月中有一窟名曰金剛亦是菩  
薩昔所住處中有一猪修聲聞慈復有一窟名香功  
德亦是菩薩昔所住處中有一鼠修聲聞慈復有一  
窟名高功德亦是菩薩本所住處中有一牛修聲聞  
慈山有鳳神名曰動風有羅刹女名曰天護各有五  
百眷屬圍遶是二女人常供養如是三獸閻浮提外  
比方海中有一金山名曰功德相中有一窟名爲明  
星亦是菩薩昔所住處有一師子此方名虎修聲聞慈復  
有一窟名曰淨道亦是菩薩昔所住處中有一兔修

聲聞慈復有一窟名曰喜樂亦是菩薩昔所住處中  
有一龍修聲聞慈山有水神名曰水天有羅刹女名  
修慚愧各有五百眷屬圍遶是二女人常共供養如  
是三獸是十二獸晝夜常行閻浮提內人天恭敬功  
德成就已於諸佛所發深重願一日一夜常令一獸  
遊行教化餘十一獸安住修慈周而復始七月一日  
鼠初遊行以聲聞乘教化一切鼠身令離惡業勸修  
善事如是次第至十二日鼠復還行如是乃至盡十  
二月至十二歲亦復如是常爲調伏諸衆生故是故  
此土多有功德乃至畜獸亦能教化演說無上菩提

之道是故他方諸菩薩等常應恭敬此佛世界

述曰此之

十二獸並是菩薩慈悲化導故作種種人畜等形住持世界令不斷絕故人道初生當此菩薩住窟即屬此獸護持得益是故漢地十二辰獸依此而行不異經也

羅漢部

依付法藏傳佛以正法付大迦葉令其護持不使天魔龍鬼邪見王臣所有輕毀既受囑已結集三藏流布人天迦葉又以法囑累阿難如是展轉乃至師子合二十五人並閻浮洲中六通聖者大迦葉今在靈鷲山西峯巖中坐入滅盡定經五十六億七千萬歲慈氏佛降傳釋迦佛所付大衣廣現神變然後涅槃

又于闐國南二千里沮渠國有三無學羅漢在山入  
定無數年來卓然如生至十五日外僧入山爲剃鬚  
髮又案諸經律佛令大阿羅漢賓頭盧不得滅度令  
傳佛法每三天下福利羣生令出生死又入大乘論  
賓頭盧羅睺羅等十六無學羅漢及九十九億羅漢  
皆於佛前受籌住法又依新翻大阿羅漢難提蜜多  
羅所說法住記云薄伽梵般涅槃後八百年中執師  
子國勝軍王都有阿羅漢名難提蜜多羅唐云慶友化緣  
旣畢將般涅槃集諸苾芻苾芻尼等但有疑者應可  
速問承告涕噎良久乃問我等未知世尊釋迦牟尼

與上正法當住幾時時尊者告曰汝等諦聽如來先  
已說法住經今當爲汝麤更宣說佛薄伽梵般涅槃  
時以無上法付囑十六大阿羅漢并眷屬等令其護  
持使不滅沒及勅其身與諸施主作眞福田令彼施  
者得大果報時諸大衆聞是語已少解憂悲復重請  
言所說十六大阿羅漢我輩不知其名何等慶友答  
言第一尊者名賓度羅跋羅惰闍與自眷屬千阿羅  
漢多分住地西瞿陀尼洲第二尊者名迦諾迦伐蹉  
與自眷屬五百阿羅漢多分住北方迦濕彌羅國  
第三尊者名迦諾跋釐惰闍與自眷屬六百阿羅漢

多分住在東勝身洲第四尊者名蘇頻陀與自眷屬  
七百阿羅漢多分住在北俱盧洲第五尊者名諾詎  
羅與自眷屬八百阿羅漢多分住在南瞻部洲第六  
尊者名跋陀羅與自眷屬九百阿羅漢多分住在耽  
沒羅洲第七尊者迦理迦與自眷屬千阿羅漢多分  
住在僧迦茶洲第八尊者名伐闍羅弗多羅與自眷  
屬千一百阿羅漢多分住在鉢刺拏洲第九尊者名  
戍博迦與自眷屬九百阿羅漢多分住在香醉山中  
第十尊者名半託迦與自眷屬千三百阿羅漢多分  
住在三十三天第十一尊者名羅怛羅與自眷屬千

一百阿羅漢多分住在畢利颺瞿洲第十二尊者名  
那伽犀那與自眷屬千二百阿羅漢多分住在半度  
波山第十三尊者名因揭陀與自眷屬千三百阿羅  
漢多分住在廣脇山中第十四尊者名伐那婆斯與  
自眷屬千四百阿羅漢多分住在可住山中第十五  
尊者名阿氏多與自眷屬千五百阿羅漢多分住在  
鷲峯山中第十六尊者名注茶半託迦與自眷屬千  
六百阿羅漢多分住在持軸山中如是十六大阿羅  
漢一切皆具三明六通八解脫等無量功德離三界  
梁誦持三藏博通外典承佛勅故以神通力延自壽



量乃至世尊正法應住常隨護持及與施主作真福田令彼施者得大果報若此世界一切國王輔相大臣長者居士若男若女發殷淨心爲四方僧設大施會或設五年無遮施會或慶寺慶像慶經幡等施設大會或延請僧至所住處設大福會或詣寺中經行處等安布上妙諸座臥具衣藥飲食奉施僧衆時此十六大阿羅漢及諸眷屬隨其所應分散往赴現種種形蔽隱聖儀同常凡衆密受供具令諸施主得勝果報如是十六大阿羅漢護持正法饒益有情至此南瞻部洲人壽極長至於十歲刀兵劫起互相誅戮

佛法爾時當暫滅沒刀兵劫後人壽漸增至百歲位  
此洲人等馱前刀兵殘害苦惱復樂修善時此十六  
大阿羅漢與諸眷屬復來人中稱揚顯說無上正法  
度無量衆令其出家爲諸有情作饒益事如是乃在  
此洲人壽六萬歲時無上正法流行世間熾然無息  
後至人壽七萬歲時無上正法方永滅沒時此十六  
大阿羅漢與諸眷屬於此洲地俱來集會以神通力  
用諸七寶造窣堵波嚴麗高廣釋迦牟尼如來應正  
等覺所有遺身馱都皆集其內爾時十六大阿羅漢  
與諸眷屬遶窣堵波以諸香華持用供養恭敬讚歎

繞百千而瞻仰禮已俱昇虛空向窣堵波作如是言  
敬禮世尊釋迦如來應正等覺我先受勅護持正法  
及與天人作諸饒益法藏已沒有緣已周今辭滅度  
說是語已一時俱入無餘涅槃先定願力火起焚身  
如燈焰滅骸骨無遺時窣堵波便陷入地至金剛際  
方乃停住爾時世尊釋迦牟尼無上正法於此三千  
大千世界永滅不現從此無間此佛土中有七百俱  
胝獨覺一時出現至人壽八萬歲時獨覺聖衆復皆  
滅度次後彌勒如來應正等覺出現世間時瞻部洲  
廣博嚴淨具如經說

僧尼部

如毗尼母經云若出家僧尼有五法因緣得令正法不速隱沒一者所誦習經文句具足前後次第所有義味悉能究盡復教徒衆弟子同已所知如此人者能令佛法久住於世二者廣習三藏文義具足復能爲四部之衆如所解教之其身雖滅今後代正法相續不絕如此人者能使正法不墜於地三者僧中若有大德上座爲四部所重者能勤修三業捨營世事其徒衆弟子迭代相續皆亦如是此亦復令正法久住四者若有比丘其性柔和言無違逆聞善從之聞

惡遠避若有高才智德者訓誨其言奉而修行是亦能令佛法久住五者若比丘共相和順不爲形勢利養朋黨相助共諍是非如此五事能令正法流轉不絕是名說法中上座

長者部

如優婆塞戒經云爾時會中有長者子名曰善生白佛言世尊外道六師常演說法教衆生言若能晨朝敬禮六方則得增長壽命之財何以故東方之土屬于帝釋有供養者則爲護助南方之土屬閻羅王有供養者則爲護助西方之土屬婆樓那天有供養者

則爲護助北方之土屬拘毗羅天有供養者則爲護助下方之土屬于火天有供養者則爲護助上方之土屬于風天有供養者則爲護助佛法之中頗有如是六方不耶佛言善男子我佛法中亦有六方所謂六波羅蜜東方卽是檀那何以故始初出者爲出智慧光因緣故彼東方者屬衆生心若有衆生能供養彼檀那則爲增長壽命與財南方卽是尸羅何以故尸羅名之爲右若人供養亦得增長壽命與財西方卽是羸提何以故彼西方者名之爲後一切惡法棄於後故若有供養則得增長壽命與財北方卽是毗

梨何以故北方名號勝諸惡法若人供養亦得增長  
命之與財下方卽是禪定何以故能正觀察三惡道  
故若人供養亦得增長命之與財上方卽是般若何  
以故上方卽是無上無上故若有供養則得增長命  
之與財善男子是六方者屬衆生心非如外道六師  
所說如是六方誰能供養善男子唯有菩薩乃能供  
養

天王部

如舍利弗問經云舍利弗白佛言云何如來告天帝  
釋及四天王云我不久滅度汝等各於方土護持我

法我去世後摩訶迦葉賓頭盧君徒般歎羅睺羅四  
大比丘住不泥洹流通我法佛言但像教之時信根  
微薄雖發信心不能堅固不能感致諸佛弟子雖專  
至累年不如佛在世時一念之善故彌勒下生聽汝  
泥洹又禰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天帝釋及四天王  
言如來不久當以無餘涅槃而般涅槃汝等各於方  
土護持正法我滅度後過於千歲教法滅時當有非  
法出現世間十善悉壞閻浮提中多諸患難如來頂  
骨佛牙佛鉢安置東方

此是末後付囑天王帝釋四王六欲備在經文不可具說

又勝天王經云或有衆生見此菩薩今始成道或見



菩薩久遠成道或見一世界四天王獻鉢或見十方  
恒河沙世界四天王獻鉢舍利弗菩薩爾時度衆生  
故卽受衆鉢重疊掌中合而爲一其諸天王又不相  
見皆謂世尊獨用我鉢又依鉢記云釋迦如來在世  
之時所用青石之鉢其形可容三斗有餘佛涅槃後  
此鉢隨緣往福衆生最後遺化興於漢境此記從北  
天竺來有兩紙許甲子歲三月至石澗寺僧伽耶舍  
小禪師使於漢土宣示令知

鬼神部

如大集經云爾時一切諸天一切諸龍乃至一切迦

吒富單那等於三寶中得增上信作如是言我等一切從今以往護持正法若諸國王見有如是爲佛出家受持禁戒乃至爲佛剃鬚髮片不受禁戒受而毀犯無可積聚如其事緣治其身罪鞭打之者我等不復護持養育如是國王捨離彼國以捨離故令其國土而有種種諂詐鬪諍疫病饑饉刀兵俱起非時風雨亢旱毒熱傷害苗稼令其國土所有世尊聲聞弟子悉向他國使其國土空無福田若有世尊聲聞弟子乃至但著袈裟片者若有宰官鞭打彼等其刹利王不遮護者我等亦當出其國土又大集經云爾時

世尊以震旦國付囑毗首羯磨天子五千眷屬迦毗  
羅夜叉大將五千眷屬乃至雙瞳目大天女十七大  
將各領五千眷屬汝等賢首皆共護持震旦國土於  
彼所有一切觸惱鬪諍怨讎忿競言訟兩陣交戰飢  
饑疫病非時風雨冰寒毒熱悉令休息遮障不善諸  
惡衆生瞋恚麤獷苦辛澁觸無味等物悉令休息令  
我法眼得久住故紹三寶種不斷絕故頌曰

於赫大聖

種覺圓明

無非不察

如響酬聲

弗資延慶

熟悟歸誠

良道可仰

寔引迷生

百川邪浪

一味吞并

物有取捨

善惡虧盈

八邪馳銳

四句爭名

識非鑒是

法住安寧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

音釋

穰

凌如切穰  
褐毛布也

蘆芽出比丘福登施費刻此

法苑珠林第四十卷 吳江比丘明覺對 真州  
趙之昂書 金陵沈一科刻  
萬曆辛卯冬清涼山妙德庵識

用  
libr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一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暉撰

潛遁篇第二十三

述意部

蓋聞聖賢應世影跡無方所止之國莫非利益俗士  
封其吉凶上智恬其善惡正心而俟則與天同量矣  
晉武之世有天竺耆域宋武之初有彭城杯度竝  
顯示徵瑞昭悟吐俗齊梁之有沙門寶誌者始現於  
永明之初晦智若狂體同縉庶而藏往知來每中靈  
驗動容發辭鮮有遺策士庶響赴所在如雲跡拘塵

垢神遊冥寂水火不能焦濡虵虎不能侵毒雖復限以九關身終無礙語其佛理則聲聞以上談其隱淪則遁仙高士世有可善故出善應之世有可惡故出惡應之可謂懸於日月蔽於金石者矣無疆之福於斯見焉

引證部

如生經云佛告諸比丘乃管過去無數劫時姊第二人姊有一子與舅俱給官御府織見帑藏中奇寶好物卽共議言吾織作勤苦藏物多少寧可共取用解貧乏伺夜人定鑿作地穴盜取官物不可筭數明監

藏者覺物減少以啓白王王詔之曰勿廣宣之令外  
知聞舅甥盜者謂王不覺王曰至于後日必復重來  
且嚴警守以用待之得者收捉無令放逸藏監受詔  
卽加守備其人久久則重來盜外甥教舅舅今年尊  
體羸力少若爲守者所得不能自脫我力强盛當濟  
挽舅舅適入窟爲守者所執執者喚呼諸人甥捉不  
制畏明識之輒截舅頭出窟持歸晨曉藏監具以啓  
聞王又詔曰輦出其屍置四交路其有對哭取死屍  
者則是賊魁棄之四衢警守積日人馬填噎塞路奔  
突其賊射開載兩車新置其屍上守者啓王王詔候

伺若有燒者收縛送來於是外甥教童執炬舞戲人  
衆總鬧以火投薪薪然熾盛守者不覺具以啓王王  
又詔曰若闇維更增嚴伺其來取骨則是元首甥又  
覺之兼猥釀酒特令釀厚詣守備者微而語之遺守  
者連管饑渴見酒聚飲飲酒過多皆共醉寐酒瓶盛  
骨而去守者不覺明復啓王王又詔曰前後警守竟  
不級獲其賊狡黠更當設謀王卽出女莊嚴寶飾安  
立房室於大水傍衆人侍衛伺察非妄必有利色來  
趣女者逆抱投喚令人收執他日異夜甥尋竊來因  
水放株令順流下唱叫犇隱守者驚趣謂有異人但



見株杙如是連管數數不變守者睡眠甥卽乘株到女房室女則執衣甥告女曰用爲牽衣可捉我臂甥素覓黠預持死人臂以用授女女便放衣捉臂而大稱叫遲守者寤甥得脫走明具啓王王又詔曰此人方便獨自無雙久捕不得當奈之何女卽懷妊十月生男男大端正使乳母抱行周徧國中有人見鳴便縛送來抱兒終日無就鳴者甥爲餅師住餅爐下小兒饑啼乳母抱兒趣餅爐下市餅舖兒甥見兒鳴具以白王王又詔曰何不縛送乳母答曰小兒饑啼餅師授餅因而鳴之不識是賊何因白之王又使母更

抱兒出見近兒者便縛將來甥沽美酒呼母伺者勸  
酒醉眠便盜兒去醒悟失兒具以啓王王又詔曰卿  
等頑駮貪嗜狂水旣不得賊復亾失兒甥時得兒抱  
至他國前見國王占謝答對引經說義王大歡喜輒  
賜祿位以爲大臣而謂之曰吾之一國智慧方便無  
逮卿者欲以臣兒若吾之兒當以相配自恣所欲對  
曰不敢若王見哀其實欲索本國王女王王曰善哉從  
所志願王卽自以爲子遣使求彼王女王王卽可之卽  
遣使者欲迎王女勅其太子五百騎乘皆使嚴整甥  
爲賊臣甥懷恐懼若到彼國王必覺我見執不疑便

啓其王若王見遣當令人馬衣服鞍勒一無差異乃  
可迎婦王然其言王令二百五十騎在前二百五十  
乘在後甥在其中跨馬不下女父自出屢觀察之王  
入騎中躬執甥出爾爲是非前後方便捕何叵得稽  
首答曰實爾是也王曰卿之聰黠天下無雙卿之所  
願以女配之得爲夫婦佛告諸比丘欲知爾時外甥  
者則吾身是外國王者舍利弗是其舅者今調達是  
女婦翁者輸頭檀王是婦母者摩耶夫人是其婦者  
拘夷是其子者羅雲是佛說是時莫不歡喜又智度  
論云菩薩思惟觀空無常相故雖有妙好五欲不生

諸結譬如國王有一大臣自覆藏罪人所不知王言  
取無脂肥羊來汝若不得者當與汝罪大臣有智繫  
一大羊以艸穀好養日三以狼而畏怖之羊雖得養  
肥而無脂牽羊與王王遣人殺之肥而無脂王問云  
何得爾答以上事菩薩亦如是見無常苦空狼令諸  
結脂消諸功德肉肥又賢愚經云爾時摩竭國中有  
一長者生一男兒相貌具足甚可愛敬其生之日藏  
中自然出一金象父母歡喜因瑞立號名曰象護兒  
漸長大象亦隨大既能行步象亦行步出入進止常  
不相離若意不用便住在內象大小便唯出好金由

是因緣庫藏寶滿象護長大恒騎東西遲疾隨意甚  
適人情阿闍世王聞知索看象護父子乘象在門王  
聽乘象入內下象拜王王大歡喜命坐賜食麤略談  
論須臾之間辭王欲去王告象護畱象在此莫將出  
耶象護感然奉教畱之空步出宮未久之間象沒於  
地踊在門外象護還得乘之象護慮王見害投佛出  
家得羅漢道每與比丘林間思惟其金象者恒在目  
前舍衛國人聞有金象競集觀之總鬧不靜妨廢行  
道時諸比丘以意白佛佛告象護因此致煩遣之令  
去然不肯去佛復告曰汝可語之我今生分已盡更

不用汝如是至三象當滅去爾時象護奉教語之是  
時金象卽入地中佛告比丘因何有此果報乃往過  
去迦葉佛時人壽二萬歲彼佛涅槃後起塔廟中有  
菩薩本從兜率天乘象下入胎彼時象身有少剝破  
時有一人見破治補因立誓願使我將來恒處尊貴  
財用無乏彼人壽終生於天上盡其天命下生世間  
常在尊貴恒有金象隨侍衛護爾時治象人者今象  
護是由彼治象封受自然緣其敬心奉三尊故今值  
我得道又禰寶藏經云管難陀王聰明博通事無不  
練以已所知謂無酬敵羣臣無對時諸臣等卽白王

言有比丘名那伽斯那聰明絕倫今在山中王欲試  
之卽使人賫一瓶酥湛然盈滿王意以爲我智滿足  
誰加於我斯那獲酥卽解其意於弟子中歛針五百  
用刺酥中酥亦不溢尋遣歸王王旣獲已卽知其意  
尋遣使請斯那卽赴延入宮中王與麤食食三五匙  
便言已足後與細美方乃復食王復問言向云已足  
何故今者猶故復食斯那答言我向足麤未足於細  
卽語王言今者殿上可盡集人令滿其上尋卽喚人  
充塞徧滿更無容處王在後來將欲上殿諸人畏故  
盡皆攝伏其中轉寬乃容多人斯那爾時卽語王言

麤飯如民細者如王民見於王誰不避路王復問言  
出家在家何者得道斯那答言二俱得道王復問言  
若二俱得道何用出家斯那答言譬如去此三千餘  
里若遣少健乘馬齋糧捉於器仗得速達不王答言  
得若遣老人乘於瘦馬復無糧食爲可達不王言縱  
令齋糧由恐不達況無糧也斯那答言出家得道喻  
如少壯在家得道如彼老人王復問言日之在上其  
體是一何以夏時極熱冬時極寒夏則日長冬則日  
短斯那答言須彌山有上下道日於夏時行於上道  
路遠行遲照于金山故長而暑熱日於冬時行於下



道路近行速照大海水短而極寒頌曰

潜遁巧變

善弄冥馳

偉哉仁智

官捕推移

羊肥無脂

象護天隨

福應所感

冥運投機

靜也冲默

動也神燁

綿綿違御

疊疊長斐

反宗元象

光潜影離

隱顯叵測

真偽難議

感應緣

略引一十三驗

西晉沙門劉薩何

西晉沙門釋杯度

西晉沙門竺佛圖澄

西晉沙門釋道進

宋沙門釋曇始

宋沙門釋法朗

宋沙門釋邵頌

宋沙門釋慧安

齊帝高洋

齊沙門釋僧慧

梁沙門釋寶誌

吳居士徐炎

開化圖書  
Karnataka Library

搜神襍傳地仙等記

西晉慈州郭下安仁寺西劉薩何師廟者而西晉之  
未此鄉本名文成郡卽晉文公避地之所也州東南  
不遠高平原上有人名薩何姓劉氏其廟莊麗備盡  
諸飾初何在俗不異於凡人懷殺害全不奉法何亦  
同之因患死蘇日在冥道中見觀世音曰汝罪重應  
受苦念汝無知且放今洛下齊城丹陽會稽並有育  
王塔可往禮拜得免先罪何得活已改革前習士俗  
無佛承郭下有之便具問已方便開喻通展仁風稽  
胡專直信用其語每年四月八日大會平原各將酒

餅及以淨供從旦至中酣飲戲樂卽行淨供至中便止過午已後共相讚佛歌詠三寶乃至于曉何遂出家法名慧達百姓仰之敬如佛想然表異迹生信逾隆晝在高塔爲衆說法夜入壘中以自沉隱旦從壘出初不寧舍故俗名爲蘇何聖蘇何者稽胡名壘也以從壘宿故以名焉故今彼俗村村佛堂無不立像名胡師佛也今安仁寺廟立像極嚴土俗乞願粹者不一每年正月輦巡村落去住自在不惟人功欲往彼村兩人可舉額文則開顏色和悅其村一歲死衰則少不欲去者十人不移額文則合色貌憂慘其村

一歲必有災障故俗至今常以爲候俗亦以爲觀世  
音者假形化俗故名慧達有經一卷俗中行之純是  
梵語讀者自解故黃河左右慈隰嵐石丹延綏銀八  
州之地無不奉敬皆有行事如彼說之然今諸原皆  
立土塔上施相刹繫以蠶蠻擬達之栖止也何於本  
鄉旣開佛法東造丹陽諸塔禮事已訖西趣涼州番  
禾御谷禮山出像行出肅州酒泉郭西沙磧而卒形  
骨小細狀如葵子中皆有孔可以繩連故令彼俗有  
災障者就磧覓之得以凶亾不得告喪有人覓旣不  
得就左側觀音像上取之至夜便失明旦尋之還在

像手故士俗以此尚之

西晉杯度沙門不知何許人出自冀州年可七十許  
隱匿姓字不甚修行時人未重也嘗寄宿一家家有  
金像杯度晨輒持而去主人策馬追之度自徐行  
而騎走不及至河乘一小杯以過孟津因號曰杯度  
後在彭城人每見之常在途路莫有知其居處所在  
擔一蘆笥行止自隨或於凝雪之辰叩冰盥浴膚色  
燦然不以寒慘義熙中暫在廣陵刺史沛國劉蕃素  
聞其名因人要來猶擔此笥使人舉視重不能勝蕃  
自起看政有敗納衣耳度辭去一手挈笥若提鴻毛

永嘉初中卒羅什聞度在彭城嘆曰我與此子戲別已數百年矣於時乃悟什亦神人也

西晉末竺佛圖澄西域人形貌似百歲人左脅孔圍可四五寸以帛塞之齋日就水邊抽腸胃出洗已內孔夜則除帛爇照一室以讀書雖未通羣籍與諸學士輒辯析無滯莫不伏者至永嘉中遊洛下時石勒屯兵河北以殺戮爲威道俗遇害不少澄往造軍門豫定吉凶勒見每拜澄化令奉佛減虐省刑故中州免者十而八九勒與劉曜相拒構隙以問澄澄曰可生擒耳何憂乎麻油塗掌令視見之曜被執朱繩縛

肘後果獲之如掌所見至建平四年四月八日勒至  
寺灌佛微風吹鈴有聲顧謂衆曰解此鈴音者不鈴  
言國有大喪不出今年至七月而勒死石虎卽位師  
奉過勒賜以轡輦入出乘馬所有祥感其相極多略  
而不述虎末澄告弟子曰禍將作矣及期未至吾且  
過世至戊申年太子殺其母弟虎怒誅及妻子明年  
虎死遂有冉閔之亂葬於鄴西一云澄死之日商者  
見在流沙虎開棺唯見衣鉢澄在中原時遭凶亂而  
能通暢仁化其德最高非夫至聖何能救此塗炭凡  
造寺九百八十餘所通濟道俗者中分天下矣



西晉鄴中有佛圖澄弟子名道進學通內外爲石虎所重嘗言及隱士事虎謂進曰有楊軻者朕之民也徵之十餘年不恭王命故往省視傲然而臥朕雖不德君臨萬邦乘輦所向天沸地涌雖不能令木石屈膝何匹夫而長傲耶晉太公之齊先誅孳士太公賢哲豈其謬乎進對曰晉舜優蒲衣禹造伯成魏軾干木漢美周黨管寧不應曹氏皇甫不屈晉世二聖四君共嘉其節將欲激勵貪競以峻清風願陛下遵舜禹之德勿効太公用刑君舉必書豈可令史遂無隱遁之傳乎虎悅其言卽遣軻還其所止差十家供給

之進還具以白澄澄睨然笑曰汝言善也但軻命有  
懸矣後秦州兵亂軻弟子以牛負軻西奔運追禽并  
爲所害虎嘗晝寢夢見羣羊負魚從東北來寤以訪  
澄澄曰不祥也鮮卑其中有中原乎慕容氏後果都之  
宋僞魏長安有釋曇始關中人自出家以後多有異  
迹晉孝武太元之末齋經律數十部往遼東宣化顯  
授三乘及以歸戒蓋高句驪聞道之始也義熙初復  
還關中開導三輔始足白於面雖跣涉泥水未嘗沾  
泥天下咸稱白足和尚時長安人王胡其叔死數年  
忽見形還將胡徧遊地獄示諸果報胡辭還叔謂胡

曰既已知因果但當奉事白足阿練胡徧訪衆僧唯  
見始足白於面因茲事之晉末朔方匈奴赫連勃勃  
嗟之並放沙門悉皆不殺始於是潛遁山澤修頭陀  
之行後託跋燾復尅長安擅威關洛時有博陵崔皓  
少習左道猜嫉釋教既位居僞輔燾所仗信乃與天  
師寇氏說燾以佛化無益有損民利勸令廢之燾既  
惑其言以僞太平七年遂毀滅佛法分遣軍兵燒燬  
寺舍統內僧尼悉令罷道其有竄逸者皆遣人追捕  
得必梟斬一境之內無復沙門始閑絕幽深軍兵所  
不能至至太平之末始知燾化時將及以元會之日

忽杖錫到宮門有司奏云有一道人足白於面從門而入燾令依軍法屢斬不傷遽以白燾燾大怒自以所佩劍斫之體無餘異唯劍所著處有痕如布線焉時北園養虎于檻燾令以始餒之虎皆潛伏終不敢近試以天師近檻虎輒鳴吼燾始知佛化尊高黃老所不能及卽延始上殿頂禮足下悔其信失始爲說法明辯因果燾大生愧懼遂感勵疾崔寇二人次發惡病燾以過由於彼於是誅剪二家門族都盡宣下國中興復正教俄而燾卒孫濬襲位方大弘佛法盛迄于今始後不知所終也

宋高昌有釋法朗高昌人幼而執行精苦多諸徵瑞  
韜允蘊德人莫測其所階朗師釋法進亦高行沙門  
進嘗閉戶獨坐忽見朗在前問從何處來答云從戶  
鑰中入云與遠僧俱至日既將中願爲設食進卽爲  
設食唯聞七鉢之聲竟不見人管廬山慧遠嘗以一  
袈裟遺進進卽以爲嚬朗云衆僧已去別日當取之  
後見執爨者就進取衣進卽與之訪常執爨者皆云  
不取方知是先聖人權迹取也至魏虜毀滅佛法朗  
西適龜茲龜茲王與彼國大禪師結約若有得道者  
至當爲我說我當供養及朗至乃以白王王待以聖

禮後終於龜茲焚厥之日兩肩涌泉直上于天衆歎  
希有收骨起塔後西域人來北土具傳此事

宋岷山通雲寺有沙門邵碩者本姓邵名碩始康人  
形貌似狂而深敬佛法以宋初出家入道自稱碩公  
出入行往不擇晝夜至人家眠地者人家有死就人  
乞細席必有小兒亾時人咸以此爲讖至四月八日  
成都行像碩於衆中匍匐作師子形爾日郡縣亦見  
碩作師子形乃悟分身也刺史蕭慧開及劉孟明等  
並挹事之後一朝忽著布帽詣孟明少時明卒先是  
孟明長史沈仲玉改鞭杖之格嚴重常科碩謂玉曰

天地嗷嗷從此起若除鞭格得刺史玉信而除之及  
孟明卒仲玉果行州事以宋元嘉元年九月一日卒  
岷山通靈寺臨亾語道人法進云可露吾骸急繫履  
著脚既而依之出屍置寺後經二日不見所在俄而  
有人從郫縣來遇進云昨見碩公在市中一脚著履  
漫語云小子無宜適失我履一隻進驚而檢問沙彌  
沙彌答云近送屍時怖懼右脚一履不得好繫遂失  
之其迹詭異莫可測也後竟不知所終

宋江陵琵琶寺有釋慧安未詳何許人年十八出家  
止江陵琵琶寺風貌庸率頗共輕之時爲沙彌衆僧

列坐輒使行水安執空瓶從上至下水常不竭時咸以異焉及受具戒稍顯靈迹常月晦夕共同學慧濟上堂布薩堂戶未開安乃縮濟指從壁隙而入出亦如之濟甚駭懼不敢發言後與濟共至塔下便語濟云吾當遠行令與君別頃之便見天人妓樂香華布滿空中濟唯驚懼竟不得語安又謂曰吾前後事迹慎勿妄說說必有咎唯西南有一白衣是新發意菩薩可具爲說之於是辭去便附商人入湘川中路患痢極篤謂船主曰貧道命必應盡但出置岸邊不須器木氣絕之後卽施蟲鳥商人依其言出臥岸側夜



見火燄從身而出商人怪懼就往觀之已氣絕矣商  
人行至湘東見安亦已先至俄又不知所之濟後至  
陟屺寺詣隱士南陽劉虬具言其事虬卽起遙禮之  
謂濟曰此得道之人入火炎三昧也

齊帝諱洋卽元魏丞相王歡之第二子也嫡兄澄急  
暴爲奴所害洋襲其位代爲相國魏將曆寤洋築壇  
於南郊筮遇大壯大吉漢之卦也乃鑄金像一寫而  
成魏牧爲禪文魏帝署之卽受其禪爲大齊也凡所  
行履不測其愚智委政僕射楊遵彥帝大起佛寺僧  
尼溢滿諸州冬夏供施行道不絕時稠禪師箴帝曰

檀越羅刹治臨水自見帝從之覩羣羅刹在後於是  
遂不食肉禁鷹鷂去官漁屠宰辛葷悉除不得入市  
帝恒坐禪竟日不出禮佛行遶其疾如風受戒於昭  
玄大統法師面掩地令上履髮而授焉先是帝在晉  
陽使人騎駝勅曰向寺取經函使問所在帝曰任駝  
出城及出奄如夢至一山山半有佛寺羣沙彌遙曰  
高洋駝來便引見一老僧拜之曰高洋作天子何  
如曰聖明日爾來何爲曰取經函僧曰洋在寺懶讀  
經令北行東頭與之使者反命初帝在谷口木井佛  
寺有捨身癡人不解語忽謂帝曰我去爾後來是夜

癡人死帝尋崩於晉陽

齊荊州有釋僧慧姓劉不知何許人在荊州數十年南陽劉虬在陟岵寺請以屈之時人見之已五六十一年終亦不老舉止趨爾無甚威儀往至病人家若瞋必死喜者必差時咸以此爲讖凡未相識者並悉其親表存亡之意慧嘗至江邊告津吏求度吏迫以舟小未及過之須臾已見慧在彼兩岸諸人咸歎神異中山甄恬南平車曇同日請慧慧皆赴之後兩家檢覆方知分身齊永明中文惠要下京行過寶誌誌撫背曰赤龍子他無所言慧後還荆遇見鎮西長史劉

景蕤忽泣慟而捉之數日蕤果爲刺史所害後至湘  
州城南忽云地中有碑衆人試掘果得二枚蕤後不  
知所終或云永元中卒於江陵長沙寺

梁京師有釋寶誌本姓朱金城人少出家止京師道  
林寺師事沙門僧儉爲和尚修習禪業至宋太始初  
忽如僻異居止無定飲食無時髮長數寸常跣行街  
巷執一錫杖杖頭掛剪刀及鏡或掛一兩匹帛齊建  
元中稍見異迹數日不食亦無饑容與人言語始若  
難曉後皆効驗時或賦詩言如讖記京土士庶皆共  
事之齊武帝謂其惑衆收住建康旣旦人見共入市

酈還檢獄中誌猶在焉誌語獄吏門外有兩饗食來  
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既而齊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  
並送食餉誌果如其言建康令呂文顯以事聞武帝  
帝卽迎入居之後堂一時屏除內宴誌亦隨衆出既  
而景陽山上猶有一誌與七僧俱帝怒遣推檢失所  
閤吏啓云誌久出在省方以墨塗其身時僧正法獻  
欲以一衣遺誌遣使於龍光罽賓二寺求之並云昨  
宿旦去又至其常所造廣候伯家尋之伯云誌昨在  
此行道旦眠未寤使還以告獻方知其分身三處宿  
焉誌嘗盛冬袒行沙門寶亮欲以納衣遺之未及發

言誌忽來引納而去又時就人求生魚膾人爲辦竟致飽乃去還視盆中魚游活如故誌後假武帝神力見高帝於地下常受錐刀之苦帝自是永廢錐刀齊衛尉胡諧病請誌誌注疏云胡屈明日竟不往是日諧亾載屍還宅誌云胡屈者明日屍出也齊太尉司馬殷齊之隨陳顯達鎮江州辭誌誌畫絹作一樹樹上有烏語云急時可登此後顯達逆節畱齊之鎮州及敗齊之叛入廬山追騎將及齊之見林中有一樹樹上有烏乃誌所畫悟而登之烏竟不飛追者見烏謂無人而返卒以見免齊屯騎桑偃將欲謀反往詣

誌誌遙見而走大呼云圍臺城欲反逆斫頭破腹後  
未旬事發偃叛往殊方爲人所得果斫頭破腹梁鄱  
陽忠烈王嘗屈誌來第會忽令覓荆子甚急旣得安  
之門上莫測所以少時王便出爲荊州刺史其預鑒  
之明此類非一誌多去來興皇淨名兩寺及今上龍  
興甚見崇禮先是齊時多禁誌出入今上卽位下詔  
曰誌公迹拘塵垢神遊冥寂水火不能焦濡虵虎不  
能侵懼語其佛理則聲聞以上談其隱淪則遁仙高  
者豈得以俗士常情空相拘制何其鄙狹一至於此  
自今行來隨意出入勿令得後禁誌自是多出入禁

內天監五年冬旱牢祭備至而求降雨誌忽上啓云  
誌病不差就官乞治若不啓白於官應得鞭杖願於  
華光殿講勝鬘請雨上即使沙門法雲講勝鬘講竟  
夜便大雪誌又云須一盆水加刀其上俄而雨大降  
高下皆足上嘗問誌云弟子煩惑未除何以治之答  
云十二識者以爲十二因緣治惑藥也又問十二之  
旨答云在書字時節刻漏中識者以爲書之在十二  
時中又問弟子何時得靜心修習答云安樂禁識者  
以爲禁者止也至安樂時乃止耳後法雲於華林講  
法華至假使黑風誌忽問風之有無答云世諦故有



第一義則無也誌往復三四番便笑云若體是假有  
此亦不可解難可解其辭旨隱沒類皆如此陳征虜  
者舉家事誌甚篤誌嘗爲其現真形允相如菩薩像  
焉誌知名顯奇四十餘載士女恭事者數不可稱至  
天監十三年冬於臺後堂謂人曰菩薩將去未及旬  
日無疾而終屍骸香軟形貌熙悅臨亾然一燭以付  
後閤舍人吳慶卽啓聞上歎曰大師不復畱矣燭者  
將以後事屬我乎因厚加殯送葬于鍾山獨龍之阜  
仍於墓所立開善精舍勅陸倕製銘辭於塚內王筠  
勒碑文於寺門傳其遺像處處存焉初誌顯迹之始

年可五六十許而終亦不老人咸莫測其年有徐捷道者居于京師九日臺北自言是誌外舅弟小誌四年計誌亾時應年九十七矣

右十一驗出梁高僧傳

徐炎在吳世常行幻術於市鄜間種棗檣栗立得食之而市肆賣者皆已耗失凡言水旱甚驗常過大將軍孫琳門褰裳而趨左右噬噉或問其故答曰流血覆道臭腥不可琳聞而怒殺之斬其首無血及琳廢幼帝更立景帝將拜蔣陵有大飄風如廩從空中墜琳車上車爲之傾頓顧見徐炎在松樹上拊手指擣嗤笑之琳問左右無見者琳惡之俄而景帝誅琳兄

第四人一旦爲戮

出宛  
志

周時老子者姓李名聃字伯陽楚國苦縣瀨鄉曲仁里人其母感大流星而有娠也雖受氣於天然見生於李家猶以李爲姓或云老子先天地生或云是天之魂精靈之屬或云其母懷之七十歲乃生生時剖其母左腋出而白首故謂之老子或言其母夫老子氏母家或老子母適到李樹下而生老子老子生而言指李樹曰以此爲我姓或云老子欲西出關關尹知其非常從之問道術老子驚怪故吐舌聃然遂有老聃之號皆不然也今案九變及先生十二化經

老子未出關時固以名聃矣老子數易名字非但聃而已所以爾者按九宮三五經及元辰經人生各有厄會到其時其易名字以隨生氣之音則可以延年度厄今世有道者亦如此老子在周乃二百餘年二百餘年之中必有厄會非一是以名字稍多耳

殷時彭祖諱鏗帝顓頊之玄孫至殷之末世年已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老少好恬靖不恤世務不營名譽不飾車服惟以養生治身為事王聞其壽以為大夫常稱病閑居不與政事善於補導之術并服水桂雲母糧粉麋角常有少容閉氣內息從平旦至日中

乃免坐拭目摩擗身體舐唇咽啞服氣數十乃以起  
行言笑其體中或有疲倦不安便導引閉氣以固所  
患心在存身頭面九竅五臟四肢至毛髮皆令其在  
覺其氣雲行體中起於鼻口下達十指王自詣問訊  
安不告致遺珍玩前後數萬彭祖皆受以恤貧賤者  
略無所留又有姝女者亦少得道知養形神方年二  
百七歲視之如十五六王奉事之於掖庭爲立華屋  
紫閣飾以金玉乃令姝女乘輜軒往問道於彭祖姝  
女具受諸要法以教王王試爲之有驗欲殺之彭祖  
知之乃去不知所如其後七十餘年門人於流沙之

西見之王不能常行彭祖之道得壽百三歲氣力丁壯如五十時後得鄖女妖姪王失道而姐洛間相傳言彭祖之道教人者由於王禁之故也彭祖去殷時年七百歲非壽終也

右此二驗  
出神仙傳

漢時洛下有一洞穴其深不測有一婦人欲殺夫謂夫曰未嘗見此穴夫自逆視婦遂推下經多時至底婦於後擲飯物如欲祭之當時巔墜恍惚良久蘇得飯食之氣力小強周遑覓路仍得一穴便匍匐徒就崎嶇反側行數十里穴寬亦有微明遂得平步行百餘里覺所踐如塵而聞粃米香噉之芬美卽裹而爲

糧復齋以行所歷幽遠里數難詳而轉就明廣食所  
齋盡便入一都郡郭修整宮館莊麗臺榭房宇悉以  
金鳧爲飾雖無日月而明踰三炎人皆長三丈被羽  
衣奏奇樂非世所聞便告求哀長人語令前去凡過  
如此者九處最後至苦饑餒長人指中庭一大栢樹  
近百圍下有一羊令跪將羊鬚初得一珠長人取之  
次將亦取後將令噉卽得療饑請問九處之名求停  
不去答云君命不得停還問張華當悉此間人便復  
隨穴出交州還洛問華以所得物示之華云如塵者  
是黃河下龍涎泥是崑山下泥九處地仙名九館大

夫羊爲癡龍其初一珠食之與天地等壽次者延年  
後者充饑而已此人還往七八年間

漢永平五年剡縣劉晨阮肇共入天台山迷不得返  
經十三日糧乏盡饑餒殆死遙望山上有一桃樹大  
有子實永無登路攀緣藤葛乃得至上各噉數枚而  
饑止體充復下山持杯取水欲盥嗽見蕪菁葉從山  
腹流出甚鮮新復一杯流出有胡麻飯糝便共汲水  
逆流行二三里得度山出一大溪邊有二女子姿質  
妙絕見二人持杯出便笑曰劉阮二郎捉向所失流  
杯來晨肇旣不識之緣二女便呼其姓如似有舊乃



相見而悉問來何晚因邀還家其家銅瓦屋南壁及東壁下各有一大牀皆施絳羅帳帳角懸鈴金銀交錯牀頭各有十侍婢勅云劉阮二郎經涉山岨向雖得瓊實猶尚虛弊可速作食食胡麻飯山羊脯牛肉甚甘美食畢行酒有一羣女來各持五三桃子笑而言賀汝壻來酒酣作樂至暮令各就一帳宿女往就之言聲清婉令人忘憂遂停半年氣候艸木是春時百鳥啼鳴更懷悲思求歸甚苦女曰罪牽君當可如何遂呼前來女子有三四十人集會奏樂共送劉阮指示還路既出親舊零落邑屋改異無相識問訊得

七世孫傳聞上世入山迷不得歸至晉太元八年忽復去不知何所

漢時太山黃原平旦開門忽有一青犬在門外伏守備如家養原繼犬隨隣里獵日墜夕見一鹿便放犬犬行甚遲原絕力逐終不及行數里至一穴入百餘步忽有平衢槐柳列植行牆迴而原隨犬入門列房櫳戶可有數十間皆女子姿容妍媚衣裳鮮麗或撫琴瑟或執博碁至北閣有三間屋二人侍直若有所伺見原相視而笑此青犬所致妙音壻也一人畱一人入閣須臾有四婢出稱太真夫人白黃郎有一女

年已弱笄冥數應爲君婦既暮引原入內內有南向  
堂堂前有池池中有臺臺四角有徑尺穴穴中有光  
映帷席妙音容色婉妙侍婢亦美交禮既畢宴寢如  
舊經數日原欲暫還報家妙音曰人神道異本非久  
勢至明日解珮分袂臨階涕泗後會無期深加愛敬  
若能相思至三月旦可修齋潔四婢送出門半日至  
家情念恍惚每至其期常見空中有輶車髣髴若飛

右此三驗  
出幽明錄

述異記曰廬山上有三石梁長數十丈廣不盈尺俯  
眄杳無底咸康中江州刺史庾亮迎吳猛猛將弟子

登山遊觀因過此梁見一老公坐桂樹下以玉杯承  
甘露與猛猛徧與弟子又進至一處見崇臺廣厦玉  
宇金房琳琅焜耀暉彩眩目多珍寶玉器不可識各  
見數人與猛共言若舊相識設玉膏終日

又述異記曰獨角者邑郡江人也年可數百歲俗失  
其名頂上生一角故謂之獨角或忽去積載或累旬  
不語及有所說則旨趣精微咸莫能測焉所居獨以  
德化亦頗有訓導一旦與家辭因入舍前江中變爲  
鯉魚角尚在首後時時暫還容狀如平生與子孫飲  
讌數日輒去

用

穀城鄉卒常生不知何所人也數死而復生時人爲  
不然後大水出所害非一而卒輒在缺門山上大呼  
言卒常生在此云復雨水五日必止止則上山求祠  
之但見卒衣杖革帶後數十年復爲華陰市門卒

琴高趙人也以鼓琴爲康王舍人行涓彭之術浮遊  
冀州碭郡間二百餘年後復時入碭水中取龍子與  
諸弟子期日期日皆潔齋待於水傍設星祠果乘赤  
鯉魚出入坐祠中碭中旦有萬人觀之畱一月復入  
水

冠先宋人也以釣爲業居睢水傍百餘年得魚或放

或賣或自食之常冠帶好種荔食其葩寔焉宋景公問其道不告即殺之後數十年踞宋城門上鼓琴數十日乃去宋人家奉祠之右三驗出搜神異記

校訛

第十紙十二行灌宋南藏作觀第十五紙十九行在南藏作至

音釋

眈謨耕切 輦羊諸切兩手對舉也 吏尼敘切不靜也 黠胡入切慧也 駮語駮切癡

也 疊無匪切 隰席入切州名 歷郎狄切與藥同 箒淳沿切圍也

脅虛業切腋下也 構居侯切成也 睨戶版切笑貌 燾徒到切 煨虎委切火焚也

餒

於偽切

濬

私閨切

龜

龜音丘

茲

茲音丘

識

楚禁切

匍

符識也

匍

匍薄切

匍

匍胡切

匍

匍薄墨

嗽

牛刀切

虬

渠幽切

蕤

佳如切

髮

莫班切

賤

子賤切

聃

他甘切

顛

顛朱切

頤

頤須切

輻

五帝名

搦

女角切

舐

甚爾切

輻

輻莊切

輻

輻持切

輻

輻浦切

輻

輻眠切

航

古行切

肇

直紹切

糝

桑感切

咀

莊所切

咀

咀水切

婉

阮於切

切順

髮

髮如兩切

髮

髮若似也

覘

莫見切

覘

覘見切

焜

湖本切

焜

光也

眩

無常主也

碭

徒郎切

南京刑部尚書瑯琊王世貞施贊刻此  
法苑珠林第四十一卷 吳江比丘明覺對 真  
州王國英書 溧水端學堯刻  
萬曆辛卯夏清涼山妙德庵識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二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憚撰

妖怪篇第二十四

述意部

妖怪者千寶記云蓋是精氣之依物者也氣亂於中物變於外形神氣質表裏之用也本於五行通於五事雖消息昇降化動萬端然其休咎之徵皆可得域而論矣此是俗情之近見未達大聖之因果考斯徵變乃是衆生宿業之禱因感現報之緣發因緣相會物理必然故有斯徵未足可怪也

引證部

如佛本行經云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我念往昔有一  
馬王名雞尸形貌端正身體白淨猶如珂雪又若白  
銀如淨滿月如居陁華其頭紺色走疾如風聲如妙  
鼓於彼時間閻浮提有五百商人時諸商人欲入大  
海辦具資糧行到大海卽祠海神備諸船舶雇得五  
船師求覓珍寶時諸人輩至其海內忽值惡風吹其  
船舫至羅刹國其國多有羅刹之女欲到彼國大風  
飄搏船悉破壞時諸商人各運手足截流浮去欲詣  
彼岸時羅刹女聞彼大海有船破壞羅刹女等卽往

救接一時捉得五百商人共彼商人五欲自娛歡喜  
踊躍共生男女將彼商人置一鐵城旣安置已變化  
本形令使端正可喜過人人纔不及用天香湯澡浴  
以香塗身著種種衣纓絡莊嚴妙華天冠懸以寶鈴  
捷疾走行詣商人所語諸人言是諸聖子莫有恐也  
莫有愁也過汝手來過汝臂來過汝腕來是時商人  
窮極護命恐怖畏死遂於彼所起實女想與其手臂  
時羅刹女度諸商人慈言哀愍從何遠來可爲我夫  
憐愍我等爲我作主我等無人愛念作歸依處除滅  
我等憂愁煩惱爲我等輩當作家長我等承事不令

虧失爾時商人咸共惻愴舉聲啼哭各吐熱氣共相  
慰喻迭互安心詣羅刹城未到彼城於其中路見有  
一所其地寬廣皆悉平正樹林華果枝葉扶踈諸鳥  
遊集如是無量復有襍華池沼華鳥滿中觀者欣悅  
能滅憂煩其羅刹城四壁潔白狀如珂雪又如冰山  
其城在地若遙觀者乃見彼城如白雲隊從地涌出  
其城粧飾如經具述爾時諸羅刹女將諸商人向彼  
城已教脫舊衣以諸香湯沐浴身體令坐種種妙勝  
之座以五欲具而娛樂之五音諸聲於前而作經於  
久時受大快樂後時諸羅刹女等告諸商人善哉聖

子是城南面不得從彼出向某處有一商人智慧深  
細聰明利見卽生疑念作是思惟以何等故不聽南  
過我應伺諸女睽臥之時尋往所禁之處次第觀看  
善惡之事爾時商主作是念已卽伺彼諸羅刹女等  
臥睽眠已遂安詳而起不令有聲卽執刀從家而出  
尋逐意趣漸漸前進至於少地見一微徑恐怖之所  
無有艸木甚可畏懼乃聞有人大叫喚聲狀如叫喚  
地獄中苦痛之聲聞此聲已身毛皆豎默然而住良  
久喘定還詣彼道漸進其路見一鐵城其城高峻聲  
出之處詣城巡行而不見門到於北面見有一樹名

曰合歡近城而生其樹高大出於城上時彼商主見斯樹已卽上其樹觀看城內見彼城中多人死百有餘數或有死者已被食半或命未斷半身支解或有饑渴逼惱而坐或復消瘦唯有筋骨眼目坎陷如井底星迷悶在地頭髮蓬亂塵土全身甚大羸瘦各相割肉而噉食之以是因緣作大叫喚如閻羅王所居之處見諸衆生受大苦惱是大商主見是事已亦復如是卽以手捉合歡樹枝而搖動之一枝動已舉樹枝葉互相撐觸而有聲出爾時受苦諸人聞是聲已仰觀城上見彼商主在合歡樹見已悲呼汝是誰

耶爲天爲龍爲夜又爲帝釋爲大梵王等耶在於厄  
難憐愍我輩故來至此救拔我等苦耶時彼人輩合  
十指掌頭頂遙禮哀泣發聲仰面上觀仰如是白善  
哉仁者汝今濟拔於我到於親愛之所耶爾時商主  
從彼苦人聞是語已鬱快不樂身心悲惱而報彼言  
是諸人輩當知我今非是天龍乃至非大梵天也但  
我等輩從閻浮提興生至此爲求財故入於大海我  
等將欲至於陸地忽遇大風船舶破散值諸婦女來  
至我邊濟拔我等從爾已來常共如是諸女歡娛受  
樂我今云何能濟汝苦是時商主復問彼言汝諸人

等云何在此受如斯事彼苦人輩卽答言曰善哉善人我等今者亦復如是行人同伴亦五百人船破至岸亦遭羅刹女共受五欲將我等輩置鐵城中入此城來已被他食二百五十今唯二百五十人在我等亦共彼輩和合生於男女彼羅刹女語言微妙其聲婉媚但彼女等貪食肉故共生男女悉還食盡汝諸人輩慎莫共彼愛樂娛樂何以故彼甚可畏無愛心故是時商主復問彼言諸人輩頗有方便得脫難不彼卽報言有一方便商主復問方便如何善哉爲說彼等報言十五日滿四月節會大喜樂日月與卯宿



合會之時有一馬王名曰雞尸

隋云多髮

形貌端正見者

樂觀白如珂貝其頭紺黑行疾如風聲如妙鼓彼所  
停處乃有粃米自無糠粃甚大鮮白香美具足彼馬  
所食食是米已來詣海岸露現半身口出人聲而作  
是言誰欲度彼大鹹苦水如是三說我今當令安隱  
得度彼岸若值如是馬者即得免難唯有此事更無  
餘也汝等若欲脫諸難者勿泄此言商主復問汝等  
頗曾見馬王不汝若見者何不親近何不度汝初從  
誰聞如是之事彼等報言我從虛空聞如是聲而有  
信者尋虛空聲詣於北道馬王之所雖往其所不受

彼言而復還歸我等皆由愛羅刹女是故如此今受是厄是諸商主復問彼言汝等去來可共詣彼馬王之所彼等報言我欲上城城卽增長掘地欲出其孔還合我等是處無解脫期我輩必爲羅刹女食何當得見彼親眷屬汝等人輩慎莫放逸隨意所去速詣父母及自眷屬還歸本鄉唯願汝等心意和合我等本生某處某城某邑善哉汝等若至彼處爲我等輩問訊父母諸親朋友作是語已復告彼言汝等後時更莫發心向彼大海何以故大海內有諸恐怖但在彼處隨空活命得共父母妻子眷屬不復分離能行

布施多造福業嚴持齋戒是爲第一是時商主聞彼語已生大恐怖遂卽下樹時彼諸人一時發聲叫喚啼哭嗚呼極苦閻浮提內微妙之地何當得見若本知是厄處寧住在彼餐噉牛糞用爲活命不爲求財而來此也爾時商主依著本道還向本處見彼等輩諸羅刹女猶故睜眠商主爾時還卽眠臥至於天曉便作是念云何令彼諸商人輩得知此事若輒出言是卽漏泄若其漏泄羅刹諸女恐將我等至厄難處我之此語應須隱默乃至四月臨當節會馬王來日乃告彼等所以者何答有偈說

凡於知識處

輕陳心實者

其事當漏泄

聞者各各傳

是以怨所得

便受大苦惱

故有智慧者

輕不漏其言

爾時商主隱默而住乃至四月歡樂會時方始告彼諸商人知汝等今者慎莫放逸戀著愛心或貪婦女或貪飯食及餘資財我於汝等極生憐愍我今密語時諸商人聞商主說猶如師子在於山林忽大哮吼有諸凡獸在彼山邊聞其吼聲生大驚怖各相謂言我等今者未脫大海可惡之事時彼商人過彼日已遂至夜內見彼羅刹一切諸女耽著睡眠安隱而臥

私密盜竊從臥牀起咸共詣彼期處詣彼處已白商  
主言善哉商主所見之者願爲我說爾時商主卽告  
彼等說前見事諸人聞已憂愁不樂白商主言善哉  
商主我等今當宜可速至彼馬王所願我等輩安置  
得達閻浮提內本生之處時諸商人皆詣馬王所爾  
時馬王至於海岸露現半身以人音聲而三唱告誰  
欲樂度鹹水彼岸我當安隱負而度之令到彼岸時  
諸商人聞馬王如是語已歡喜踊躍身毛皆豎合十  
指掌頂禮馬王作如是言善哉馬王我等欲度樂至  
彼岸願濟我等從水此岸達到彼岸爾時馬王告諸

商人汝等當知彼羅刹女不久應來或將男女顯示  
於汝慈悲哀哭受於苦惱汝等於時莫生染著愛戀  
之心汝等若起此意假使乘我背上必當墮落爲彼  
羅刹之所噉食若作如是意念彼非我許物非我男  
女設使以手執我一毛而懸之者我於是時安隱相  
送速到彼岸作是語已汝等今者可乘我背或執我  
身分脚足支節時諸商人依語乘之爾時馬王負彼  
商人出哀愍聲飛騰空裏行疾如風爾時彼諸羅刹  
女輩聞彼馬王哀愍之聲復聞走聲狀如猛風忽從  
睽覺覓彼商人悉皆不見處處觀看乃遙見商人乘

馬王上乘空而去既見是已速將男女馳走奔赴至  
於海岸發慈愍聲哀號啼哭作大苦惱各作是言汝  
諸聖子今者捨我欲何所去今我無主汝是我主汝  
等於先墮在海難大恐怖中我等度汝唯願汝等與  
我爲夫汝等今者捨背於我欲詣何所無恩無義何  
故相棄若有違犯今乞懺悔從今已去不作諸惡如  
其不用我者今此男女可收將去時羅刹女雖作如  
是慈流言語雞尸馬王仍將彼輩五百商人安隱得  
度大海彼岸到閻浮提諸比丘於意云何時雞尸馬  
王豈異人乎卽我身是五百人中商主者豈異人乎

卽舍利弗是五百商人豈異人乎卽刪闍耶波離婆  
闍迦諸弟子等五百人是我於彼時以此五百諸商  
人等至厄難處救其厄難達到彼岸今者還復至刪  
闍耶見之處舍利弗化已將詣我所我於邪見曠野  
之中化令得脫度生歿海是故汝等當於佛所應生  
尊重恭敬之心又舊禰譬喻經云管有五道人俱行  
逢雪遇一神祠中宿舍中有鬼神像形國人所奉客  
四人言今夕大寒可取木人燒之用炊一人言此是  
人事不可敗之便置不破此室中鬼常噉食人自相  
與語言正啗彼一人一人畏我餘四人惡不可放之



其不敢破者夜聞鬼語起呼伴去餘四人言何不破  
像用炊然乎便取燒之噉人鬼怕卽奔走去去夫人學  
道亦復如是常須堅意不可怯弱令鬼得便悞損人  
也故維摩經云譬如人畏時非人得其便也又菩薩  
處胎經云爾時世尊告智淨菩薩曰一生補處菩薩  
以權方便在卑賤家生欲得示現除無明結十月在  
胎臨生之日現無手足父母覩見謂爲是鬼捐棄曠  
野不使人見其後數日母復懷身具滿十月生一男  
兒端正殊妙世之希有晝生夜死父母號哭椎胸向  
天山神樹神何不憐我先生一子而無手足捐棄曠

野今生一子端正無比狀如天神今復晝生夜死心  
肝斷絕當復奈何復經數月母漸懷妊十月具滿生  
一男兒三頭八脚四眼八臂覩者毛豎父母眷屬捨  
而欲去菩薩權見令不得去父母問曰爲是天耶爲  
是龍鬼神耶爾時所生兒卽以偈報父母曰

非天夜叉鬼 須倫迦樓羅 爲母除愚闇

權生父母家 先無手足子 亦復是我身

朝生若暮死 八住無上尊 我今受形分

三頭八手脚 何爲捨我去 徑向地獄門

焚燒善根本 求滅亦欲難 今我還復體

現本端正形 守戒不失願 託生父母家  
前後捨身命 其數如微塵 衆生病非一  
投於甘露藥 趣使入道險 不令入邪徑  
諸天受福樂 甘露除病藥 不違聖教藥  
解脫涅槃藥

頌曰

求寶失舟濟 飄浮思救形 幻媚多方趣  
妖魅誑人情 假接度海難 虛發親愛聲  
自非馬王負 危苦詎安寧

感應緣

略引二  
十七驗

東陽留寵爲血怪

魯昭公時龍怪

漢惠帝時龍怪

漢武帝時蛇怪

漢桓帝時蛇怪

晉太康中有魚怪

漢成帝時鼠怪

漢景帝時犬怪

漢章帝時魅怪

賈詡見鵬鳥怪

開化圖書館  
warhua library

安陽城有亭廟怪

東越閩中蛇怪

中山王周南鼠怪

桂陽張遺樹怪

南陽宋大賢亭怪

吳時廬陵郡亭中鬼怪

建安中東郡界老公怪

晉時有老狸作父怪

晉南京寺記烏巢殿怪

晉時有狸作人婦怪

晉時有狸作人女產兒怪

晉時張春女邪魅怪

宋時梁道脩宅內鬼魅怪

瑯琊王騁之妻

西方山中人食鰕蟹怪

宋時王家作蟹斷有材怪

唐時逆人張亮霹靂怪

東陽留寵字道弘居于湖孰每夜門庭自有血數升  
不知所從來如此三四後寵爲折衝將軍見遣北征  
將行而炊飯盡變爲蟲其家人蒸炒亦變爲蟲其火

逾猛其蟲逾壯寵遂北征軍敗於壇丘爲徐龍所殺  
魯昭公十九年龍鬪於鄭持門之外洧泝京房易傳  
曰衆心不安厥妖龍鬪其邑中也

漢惠二年正月癸酉朔旦兩龍現於蘭陵庭東坐溫  
陵井中京房易傳曰有德遭害厥妖龍見井中行刑  
甚惡黑龍從井出

漢武帝太始四年十月趙有虵從郭外入與邑中虵  
鬪孝文廟下邑中虵死後二年秋有衛太子事自趙  
人江充起

漢桓帝卽位有大虵現德陽殿上洛陽市令淳于翼

曰虵有鱗甲兵之象也

晉太康中有鯉魚二枚現武庫屋上武庫兵府有鱗甲亦是兵之類也魚又極陰屋上太陽魚現屋上象至陰以兵革之禍干太陽也及惠帝之初誅皇后父楊駿矢交宮闕廢后爲庶人也死於幽宮元康之末而賈后專制誑殺太子尋亦廢故十年之間母后之難再興自是禍亂構矣京房易妖曰魚去水飛入道路兵且作

漢成帝建始四年九月長安城南有鼠啣黃蘗栢葉上民塚栢及榆樹上爲巢桐栢爲多巢中無子皆有



乾屎數升時議臣以爲恐有水災起鼠盜竊小獸夜  
出晝匿今正晝去穴而登木象賤人將居貴顯之象  
也桐栢衛思后園所在也其後趙后自微賤登至尊  
與衛后同類趙后終無子而爲害明年有鳶焚巢殺  
子之象云京房傳曰臣私祿罔辟厥妖鼠巢也

漢景帝三年邯鄲有犬與家豕交時趙王遂與六國  
共反外結匈奴以爲授五行志以爲趙王昏亂豕類  
外交之異匈奴犬豕之類也

壽炎侯者漢章帝時人也能劾百鬼衆魅令自縛見  
其形其縣人有婦爲魅所病侯爲劾之時大蛇數丈

死於門外有大樹樹有精人止者死鳥過者墜侯劾  
之樹盛夏枯落有大蛇長七八丈懸死其間章帝聞  
之徵問對曰有之帝曰殿下有怪夜半後常有數人  
絳衣披髮持火相隨豈能劾之侯曰能此小怪耳帝  
僞使人爲之侯劾三人三人登時著地無氣帝驚曰  
非魅也朕相試耳卽使解之

賈諛爲長沙王太傅四月庚子日有鵬鳥飛入其舍  
止于坐隅良久乃去諛發書占之曰野鳥入處主人  
將去諛忌之故作鵬鳥賦齊死生而等禍福以致命  
定志焉

安陽城南有一亭廟不可宿也若宿殺人有一書生  
乃過宿之亭民曰此不可宿前後宿此未有活者書  
生曰無苦也吾自能諧遂住廟舍乃端坐誦書良久  
乃休夜半後有一人著皂單衣來往戶外呼亭主亭  
主應曰諾亭中有人耶答曰向者有一書生在此讀  
書久適休似未寐乃喑嗟而去須臾復有一人冠幘  
赤衣呼亭主亭主應諾亦復問亭中有人耶亭主答  
如前復喑嗟而去於是書生無他起詣向者呼處微  
呼亭主亭主亦應諾復問亭中有人耶亭主答如前  
乃問向者黑衣來者誰曰北舍母豬也又曰赤冠幘

來者誰曰西舍老雄雞父也曰汝復誰耶曰我是老  
蠍也於是書生密便誦書至明不敢寐天明亭民來  
視驚曰君何以得活耶書生曰汝捉索函來吾與卿  
取魅乃掘昨夜應處果得老蠍大如鞞婆毒長數尺  
於西家得老雄雞父北舍得母豬凡殺三物亭毒逐  
靜永無災橫也

東越閩中有庸嶺高數十里其下北隙中有大蛇長  
七八丈圍之一丈土俗常懼治都尉及屬城長吏多  
有歿者祭以牛羊故不得福或與人夢或喻巫祝欲  
得啗童女年十二三者都尉令長並共患之然氣勵

不息共請求人家生婢子兼有罪家女養之至八月  
朝祭送蛇穴口蛇輒夜出吞嚙之累年如此前後已  
用九女爾時預復募索未得其女將樂縣李誕家有  
六女無男其小女名寄應募欲行父母不聽寄曰父  
母無相唯生六女無有一男雖有如無女無緹縈濟  
父母之功既不能供徒費衣食生無所益不如早死  
賣寄之身可得少錢以供父母豈不善耶父母慈憐  
終不聽去寄自潛嚴不可禁止寄乃行告貴請好劍  
及咋蛇犬至八月朝便詣廟中坐懷劍將犬先作數  
石米糞蜜麩灌之以置穴口蛇夜便出頭大如困目

如二尺鏡聞養香氣先啗食之寄便放犬犬就嚙咋寄從後斫得瘡痛急虵因踊出至庭而死寄入視穴得其九女髑髏悉舉出咤言曰汝曹怯弱爲虵所食甚可哀愍於是寄女緩步而歸越王聞之聘寄女爲后拜其父爲將樂令母及姊皆有賜賞自是東治無復妖邪之物其歌謠至今存焉

中山王周南正始中爲襄邑長有鼠從穴出在廳事上語曰周南爾以某月某日當死周南急往不應鼠還穴後至期復出更冠幘皂衣而語曰周南汝日中當死周南復不應鼠復入穴斯須復出出復入轉行

數語如前日適中鼠復曰周南汝不應我復何道言  
訖顛蹶而死卽失衣冠周南便卒取視俱如常鼠  
桂陽太守江夏張遺字昇高居鄢陵田中有大樹十  
餘圍蓋六畝枝葉扶踈盤地不生穀艸遣客斫之斧  
數下樹大血出客驚怖歸白昇高昇高怒曰老樹汁  
赤此何得怪因自斫之血大流出昇高更斫枝有一  
空處白頭老公長四五尺突出趨昇高昇高以刀逆  
斫殺之四五老公並死左右皆驚怖伏地昇高神慮  
恬然如舊諸人徐視似人非人似獸非獸此所謂木  
石之怪夔蜎蝸者乎其伐樹年中昇高作辟司空御

史兗州刺史

南陽宋名大賢西鄂有一亭不可止止則害人大賢以正道不可干且上樓鼓琴而已不設兵仗至於夜半時有鬼來登梯與大賢語瞋目噬齒形貌可惡大賢鼓琴如故鬼乃去於市取死人頭來還語大賢曰寧可行小熟啗因以死人頭投大賢前大賢曰甚佳吾暮臥無枕正當得此鬼復去良久乃還曰寧可共手搏耶大賢曰善語未竟大賢前便逆捉其脅鬼但急言死死賢遂殺之明日視之乃是老狐也因止亭毒更無害怖



吳時廬陵郡都亭重屋中常有鬼魅宿者輒死自後  
使官莫敢入舍時丹陽人姓湯名應大有膽武使至  
廬陵便入亭止吏啓不可止此應不隨諫盡遣所將  
人還外止宿應唯持一口大刀臥至三更中間有扣  
閤者應遙問誰答云部郡相聞應使進相聞已而去  
經須臾間復有扣閤者如前曰府君相聞應復使進  
身著皂衣去後應謂是人無疑也頃復扣閤言是  
部郡府君詣來應乃疑曰此夜非時又府君部郡不  
應同行知是鬼魅持刀迎之見有二人皆盛衣服俱  
進坐畢府君者便與應談談未畢而部郡跳至應背

後應顧以刀擊中之府君下坐走出之應急追至亭後牆下及之斫傷數下去其處已還臥達曙將人往尋見有血迹追之皆得云稱府君者是老狐魅云部郡者是老狸魅自後遂絕永無妖怪

建安中東郡界家有怪者無故盆器自發訇訇作聲若有人焉盤案在前忽然便失之難生輒失子如是數歲甚疾惡之乃多作美食覆蓋著一室中藏戶間伺之果復重來發聲如前便閉戶周旋室中更無所見爲闇但以杖搗地良久於室隅間有所中呼曰甯甯冥死開戶視之得一老公可百餘歲言語了不相

當貌狀頗欲類獸遂行推問乃於數里上得其家人云失來十餘年得之哀喜後歲餘日復更失之聞在陳畱界復作妖怪如此時人猶以爲此公也

晉時吳興一人有二男田中作作時見父來罵詈打拍之兒歸以告母母問其父其父大驚知是鬼魅便令兒斫之鬼便寂不復往父憂恐兒爲鬼所困便自往看兒謂是鬼便殺而埋之鬼便逐歸作其父形語家二兒已得殺奴矣兒暮歸共相慶賀遂積年不覺後有一師過其家語二兒云君尊候有大邪氣兒以白父父大怒兒出以語師令速去師便作聲入父成

大老狸入牀下遂得之往所殺者乃真父也改殯治

服一兒遂自殺一兒忿悞亦死

右一十八驗  
出搜神記

晉南京寺記云波提寺在秣陵縣新林青陵晉咸安二年簡文皇帝起造本名新林寺時歷陽郡烏江寺尼道容苦行通靈預知禍福世傳為聖廢咸安初有烏巢殿屋帝使常筮人占之曰西南有女人師當能伏此怪卽遣使至烏江迎聖廢問此吉凶焉在廢曰修德可以禳災齋戒亦能轉障帝乃建齋七日禮懺精勤法席未終忽有羣烏運巢而去一時淨盡帝深加敬信因為聖廢起此寺焉

晉海西公時有一人母終家貧無以葬因移柩深山  
於其側志孝結墳晝夜不休將暮有一婦人抱兒來  
寄宿轉夜孝子作未竟婦人每求眠而於火邊睡乃  
是一狸抱一烏雞孝子因打殺擲後坑中明日有男  
子來問細小昨行遇夜寄宿今爲何在孝子云止有  
一狸卽已殺之男子曰君枉殺吾婦何得言狸狸今  
何在因共至坑視狸已成婦人死在坑中男子因縛  
孝子付官應償死孝子乃謂令曰此實妖魅但出獵  
犬則可知魅令因問獵事能別犬不答云性畏犬亦  
不別也因放犬便化爲老狸則射殺視之婦人已還

成狸

晉太元中瓦官佛圖前淳于矜年少潔白送客至石頭城南逢一女子美姿容矜悅之因訪問二情旣和將入城北角共盡欣好便各分別期更尅集便欲結爲伉儷女曰得壻如君死何恨我兄弟多父母並在當問我父母矜便令女婢問其父母父母亦懸許之女因勅婢取銀百斤絹百匹助矜成婚經久養兩兒當作祕書監明果騶卒來召車馬導從前後部鼓吹經少日有獵者過覓矜將數十狗徑突入齮婦及兒並成狸絹帛金銀並是蚩及死人骨虵魅等

晉永初中張春爲武昌太守時人嫁女未及升車忽  
便失性出外歐擊人乘云不樂嫁女家事俗巫云是

邪魅將女至江

右此三驗  
出幽明錄

宋時安定梁清字道修居揚州右尚坊問桓徐州故  
宅元嘉十四年二月數有異炆仍聞擘籬聲令婢子  
松羅往看見一人問云姓華名芙蓉爲六甲至尊所  
使從太微紫宮中下來遇舊居仍畱不去或鳥頭人  
躬舉視眼搏擲灑糞穢清射之應絃而滅並有絳汁  
洩箭又覩一物形如猿懸在樹標令人刺中其髀墮  
地奄沒經日反從屋上跛行就婢乞食團飯授之頓

進二升數日衆鬼羣至醜惡不可稱論松羅牀障塵石飛揚累晨不息婢採菊路遇一鬼著衣幘乘馬衛從數十謂採菊曰我是上天仙人勿名作鬼問何以恒擲穢污答曰糞污者錢財之像也投擲者速遷之徵也須之清果爲武將軍北魯郡太守清厭毒旣久乃呼外國道人波羅毘讀咒文諸鬼怖懾或踰壁穴而走皆作鳥聲於此都絕在郡少時夜中松羅復見威儀器械人衆數萬一人戴幘送書麤紙有七十許字筆跡婉媚遠擬羲獻又歌云登阿儂孔雀樓遙聞鳳凰鼓下我鄒山頭髮髯見梁魯鬼有叔操喪哭泣



答弔不異世人鬼傳教曾乞松羅一函書題云故孔  
修之死罪白牋以弔其叔喪叙致哀情甚有詮次復  
云近往西方見一沙門自名大摩刹問君消息寄五  
丸香以相與之清先奉使燉煌憶見此僧清有婢產  
於此便斷

瑯琊王騁之妻陳郡謝氏生一男小字奴子經年後  
王以婦婢招利爲妾謝元嘉八年病終王大墓在會  
稽假瘞建康東崗旣空及虞與靈入屋憑几忽於空  
中擲地便有瞋聲曰何不作挽歌令我寂寂上道耶  
騁之云非爲永葬故不具儀耳

右二驗  
出異苑

周仲尼謂季桓子曰丘聞之木石之怪夔蝮蝮

韋昭注曰

木石謂山也夔一足越人謂之山穆或言獨足蝮蝮山精好學人聲而迷惑人也○右出國語史記

曰秦始皇云山鬼不過知一歲事也

西方深山中有人焉其長尺餘袒身捕鰕蟹性不畏

人見人止宿喜依其火以炙鰕蟹伺人不往而盜人

鹽以食蟹名曰山獠其音自叫人常以竹箸火中焯

焯音朴

而山獠皆驚犯之令人寒熱

此雖人形亦鬼魅類耳所在山

中皆有之○右出神異經

宋元嘉初富陽人姓王於窮瀆中作鱗斷旦往視之

見一材長二尺許在斷中而斷裂開蟹出都盡乃修

治斷出材岸上明往看之見材復在斷中斷敗如前  
王又治斷出材明晨視所見如初王疑此材妖異乃  
取內螾籠中擥頭擔歸云至家當斧破然之未至家  
三里聞籠中倅倅動轉顧見向材頭變成一物人面  
猴身一手一足語王曰我性嗜蟹比日實入水破君  
螾斷入斷食蟹相負已爾望君見怒開籠出我我是  
山神當相祐助并令斷大得蟹王曰汝犯暴人前後  
非一罪自應死此物種類專請乞放王迴頭不應物  
曰君何姓何名我欲知之頻問不已王遂不答去家  
轉近物曰既不放我又不告我姓名當復何計但應

就歿耳王至家熾火焚之後寂然無復異土俗謂之  
 山獐亦知人姓名則能中傷人所以勤勤問王欲害  
 人自免

右一驗出  
述異記

唐逆人張亮管為幽州都督於智泉寺禮拜見一大  
 像相好圓滿遂別供養亮遇霹靂其堂柱迸木擊亮  
 額肉而不甚傷及就寺禮像額見有破處事在冥報  
 記又貞觀年中其像忽然繞頸有痕跡大如線焉時  
 人咸以為不祥之兆未幾亮果以罪被誅其痕于今

見在

出冥報  
拾遺記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二

校譌

第十三紙

二行去北藏作  
云將北藏作格

第二十一紙

二行殘南  
藏作賤四

行僧清下南  
藏有家字

音釋

珂

丘柯切石次  
玉潔白如雪

紺

古暗切  
深青也

舶

薄陌切  
海船也

塗

蒲悶切  
塵垢也

揲

抽庚切  
距也

糠糲

糲丘剛切穀皮也  
糲苦會切麤糠也

鵬

房六切  
鴉屬

洧泝

洧泝

軌切泝  
瀟丁切

邯鄲

邯河干切鄲趙地名  
切邯鄲切

隙

與隙同  
切

緹縈

杜

今切縈於營切緹縈漢

太倉令淳于公女名也

咤

陟駕切  
叱怒也

鄢

於虔切  
邑名

夔

切木石  
之怪也

訇

呼宏切  
大聲也

悞

正作悞於到  
切悔恨也

廢

眉波切  
廢尼也

齧

切與  
咋同

髀

部禮切  
股也

氈

達協切  
毛布也

燉煌

燉徒孫切煌胡  
光切燉煌郡名

瘞

於扇 **捺** 所斬 **咋** 陟格切  
齧也

鄉耶居士王世貞施贊刻此

法苑珠林第四十二卷 吳江比丘明覺對

州王國英書 溧水毛詩榮刻

萬曆辛卯夏清涼山妙德庵識

開化圖  
kaihua tu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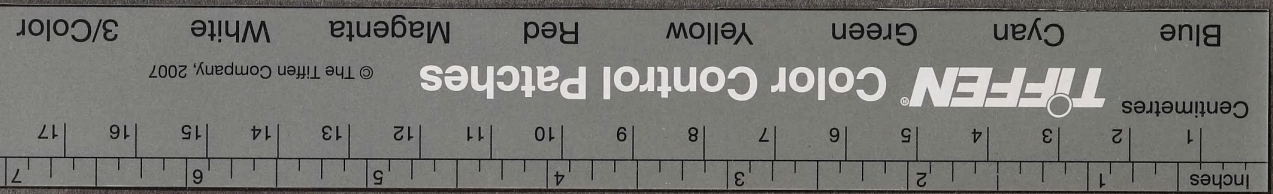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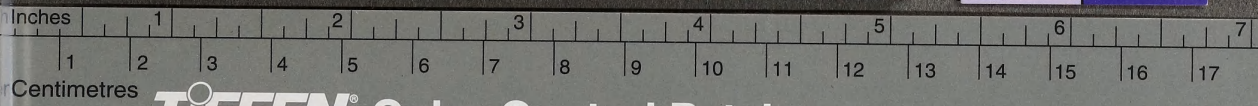


法苑珠林  
一三

開元圖書館  
Kas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